

# 百岁棋王的传奇人生

周瑞金



百龄祝寿庆典上的谢公

象棋和国际象棋普及及为广大群众体育运动之“王”，又是继承和发扬、创新中国传统象棋文化之“王”。

## 临风吟啸慨以慷的诗坛耆宿

谢公治棋之余，还长期潜研文史，浸润诗词，其国学深厚，文才俊逸，善旧体诗，精于对联，有相当高的素养和成就，只是为棋名所掩，不太为世人知晓。展读谢公诗词，无论咏史、忧国、募捐、劳军，还是庆祝、酬答、记游、揽胜，莫不洋溢着强烈的爱国情感。

## 现代中国象棋运动的开拓者

浙江平阳古镇腾蛟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跃起两颗璀璨明星：一是镇东笔架山麓中国象棋大师谢侠逊；一是镇西带溪之滨世界数学大师苏步青。两人寿晋百龄，为世上象棋界和数学界的寿星之冠。真可谓：山川毓秀，腾蛟起凤，人杰地灵，熠熠生辉。

谢侠逊，原名卿元，字宣。1888年10月11日生于浙江平阳腾蛟桐桥头。自幼天赋聪颖，刻苦好学，六岁从父学棋，十岁研习棋谱，领悟弈理，棋艺大进。十三岁力挫温州市象棋高手，遂在棋坛崭露头角。二十五岁为上海《时事新报》专撰象棋残局介绍。三十一岁在上海举行的全国象棋比赛中力克群雄，夺得桂冠。三十九岁时，被全国象棋界推为“棋坛总司令”，从此获“棋王”美誉。

谢侠逊与中国象棋结下不解之缘，后又精通国际象棋，是我国现代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运动的开拓者和倡导者。他倾其毕生精力，精研棋艺。他认为象棋能陶冶德性，锻炼心神，增加智慧，有利健体三育发展，应发展成为一项开智健体的体育运动。他一生致力于普及和提高象棋棋艺，开拓和壮大象棋的群众活动领域，屡屡通过本人创造性的活动，把象棋从庭院案几推向全社会，不断改革象棋形式，紧跟时势，创制字形排局，来表达反帝制、反卖国、反内战的立场；采用化妆人棋赛、车轮赛、盲棋赛和高手表演赛等等，激发了侨胞爱国热情，把象棋在抗日救亡中的作用发挥到极致。

谢公还致力于象棋文化的研究和推广，整理、出版象棋古谱，把前人积聚的象棋成果，潜心分析研究，集中精华，推陈出新；又将本人下棋的毕生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，撰写了十多种、二十九本，近千万字的象棋书，出版发行。1983年，谢公以九十六岁高龄编著出版《象棋指要》一书，集九十年从事棋艺心得经验之大成，令世人叹为观止。这对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的象棋文化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所以，谢公“棋王”之称当之无愧，他不仅是象棋棋艺棋技之“王”，也是大力推动中国

作为棋道高手，他横扫千军，威振四海；作为诗坛耆宿，他慨当以慷，临风吟啸。其诗也，棋王之诗；其棋也，诗人之棋。诗棋浑然一体，集于一身，棋臻化境，诗有造诣，寿至百龄，实二十世纪中华难得奇才也！

## 以棋报国奉献社会的民主人士

品高艺精，棋诗双馨，在国家危难时刻挺身而出，奋不顾身，这是谢公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一生的本色和特质。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，谢公以棋为戈，巧排三十个字象棋残局成《国耻纪念象棋新局》，愤怒声讨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“二十一条”的卖国罪行。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抗战岁月，谢公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巡回大使，奔走南洋，遍访菲、马、新、缅、印尼等国，向广大侨胞作抗日救亡鼓动并组织募捐，以慰劳抗日伤兵，救济后方难民。当时他本舍身救国、赴汤蹈火、埋骨他乡的决心，只身离开祖国，没有随从，也没有翻译人员，只带16对棋子和一个棋盘踏上征途。在当时五任巡回大使中，他巡回的地域最广，时间最长，所受欢迎最热烈，募捐成果和贡献最卓著。共募得国币五千余万元（未计菲律宾以后四年内汇上的4000万元捐款和无数金银首饰），动员三千多华侨技工随其回国参加抗日。而谢公只身飘零异国他乡，本人生活非常简朴，一年半时间里只向国库支取了3000元车旅费。拳拳丹心，日月昭昭。

值得重笔一提的是，1939年谢公与周恩来在重庆相逢，周恩来一见面便说：“你是一位爱国象棋家，你的爱国精神，令人敬佩！”两人相相了《共抒国难》这局棋，寓意国共两党必须团结一致，共同抗日，以解救国难，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周恩来显然是特意与棋王合作，通过大众化的象棋来表述人民群众团结抗日的心愿。从此，周恩来与谢公结下亲密友谊。周总理一直十分关注谢公的工作生活，每在危难之际出手相助，给予关怀和爱护。谢公对周恩来也感恩终生。获悉周恩来总理逝世噩耗，年近九十岁的老人嚎啕大哭，赋诗痛悼。后每逢周总理的忌日，都赋诗哀悼，直至1986年即他逝世前一年，还赋诗《哀悼周总理逝世十周年》，其情可感，其心可慰！

抗战胜利后，谢公又以《止戈为武》《救民水火》《制止内战》《暴政必败》为残局题名，表明反对内战与独裁的鲜明立场，为此曾惨遭国民党特务殴打致重伤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谢公曾连任两届全国象棋比赛总裁判长，致力于培养棋坛新人。晚年任全国象棋协会副主席，年事虽高，笃学不倦，孜孜以求，笔耕不辍，如其感言：“吾曾浪迹遍天涯，几经浩劫始成书。”博奕不忘爱国，爱国寓于博奕，以棋报效祖国，以棋奉献社会，不愧为象棋国手、爱国民主人士而彪炳千秋。

## 长生不老的惊世奇才

谢作陶大姐在《谢侠逊传略》中，披露了谢公百岁辞世后一件轶事。1987年12月22日晚上8时，谢公突发一口痰梗塞气管，待医生赶到时，老人的心脏已停止跳动，十分安详地离开了！谢作陶赶到病房，见老人脸色尚红润，安详地闭目静卧，身体还有微温。

在谢公离世32小时后，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：12月24日凌晨4时，谢作陶的丈夫周鸿昌突然梦见谢公来家，开口就对他：“我今天来，交托你办一件事。我有很多诗稿，已整理了一部分，未完成。你要把我的诗稿整理成集出版。”周犹犹豫未承接，谢公又提高嗓门说：“出诗集，如果出版社要自费，在你大姑母处，我留有2000元稿费，不够的话，你去信告诉你二叔，他会寄来的。”说罢，谢公举起手中握着的毛笔，在背上写了四个大字。凌晨4时许梦醒，周鸿昌把梦境告诉了谢作陶，并因奇痒而不停地磨蹭磨背，后卷起上衣抓痒，发现“×柯×抄”字迹。第二天早上，谢公的三儿子看了周鸿昌背上的四个字，大惊失色说：“这四个字是‘烂柯诗抄’，1945年爸爸在重庆出过一本油印本诗集，书名就叫《烂柯诗抄》。”大姑母当时也泪流满面抽噎着说：“爸爸确有2000元稿费由我保管，我正准备交来办丧事……”当时亲眼看到周鸿昌背上字迹的，还有谢公的棋友杨明忠先生等人，以及同济大学的两任领导，并当场拍了照片留此存照。

谢作陶公开了三十多年前的这个秘密，因为她认为这个梦境离解密已不那么遥远了。

谢公本人习惯按虚龄计年。在他百龄祝寿庆典前，医生为其检查身体，检查结果：心肺功能正常，血压90/160，脉跳每分钟80次，左右手握力都是9公斤。皮肤光滑，脸上几乎看不到皱纹和老年斑，腰背挺直，精神矍铄，声音洪亮。他坚持每天清晨锻炼身体，步行甩手。写字手不抖，笔力挺拔。每餐能吃三两米饭和鱼、肉等荤菜。

为祝贺谢公百岁寿诞，全国和上海体育局、象棋界著名人士举行隆重、热烈的茶话会。国家体委代表向谢公颁发“体育运动荣誉奖章”和证书。谢公连连拱手道谢，动作利落，笑容满面，应对自如。第二天，中国象棋界以举办“百岁杯”象棋大师邀请赛的独特方式，为谢公祝寿。参加“百岁杯”棋赛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“四个年代”的象棋精英，共有男女18位象棋特级大师、大师，历届全国冠军也悉数参加。是日，百岁谢公亲临现场，接受女棋手献花，从早到晚观看了全部比赛，精神焕发，毫无倦态。

谢公的真实人生告诉我们：所谓长生，就是却病延年、消灾延寿的引申。一个人能像谢公那样了解养生知识，懂得颐养天年，活到百岁，无病无痛，快乐活活地活着，一旦到离世的时候，既不麻烦自己，又不拖累他人，便痛痛快快地死去，这才是人生的最大福气。

谢作陶大姐晚年心血之作《谢侠逊传略》，为我们准确生动地描写了一位永葆青春的百龄棋王，一位棋界诗文相辉映的诗坛耆宿，一位以棋奉献社会报效国家的爱国民主人士，一位长生不老的惊世奇才。



上海的呼吸（布上海画） 陈斐君

# 搬家

王占黑

收拾完新家，回到旧家，我妈指着小房间里两张地图问，我们在这住多久了。我说，十三年。顿一下，才发现一九九七至今是二十三年。我总是习惯性地拿千禧年来折算成十年，时间被意识压缩了。地图是从新华书店买来的，用订书机订死在墙上，各种贴纸、便签、图画，乱七八糟，还没完全褪色。上面有些地方已经解体现了，有些几近沉没，有些打了这么多年，还是没能走出战火。十三和二十三年，在二字打头的年份里，好像显得有点差别，又好像差别不大。

香港回归前几个月，我们搬家了。那时我还小，大人们先去了，留我和一些小型家具在一部三轮车里，然后来了一个手脚最快的叔叔，推着我跟家具们去住新家。关于搬家，我只记得这些了。从车厢式的一室一厅到带阳台的两室一厅，大人的快乐我不懂，我只为一件事高兴，就是从前那栋楼里玩得最好的姐姐，从此要和我对门了。这种如愿以偿的巧合太幸福了。尽管当时的我并没意识到，大家都喜欢同比自己大的人玩。姐姐很快到了发育的年纪，同我疏远了。

新家在一楼，水泥地皮，木窗木门，我们就这么结实实地把旧家具照搬了进去。一楼光线差，户型也很怪，自那以后，几乎每个白天都要开灯；烧饭要开灯，吃饭要开灯，写作业要开灯。但阴暗并非重点，重点是由此而来的潮湿。很多年里，我家的墙皮不断渗水、掉皮，我家的衣被大清早晒出去，吃过中饭就落雨了，我家橱柜里的物件，总是隔一季就出霉点，白白的，密密的。那天有一只漂亮的五斗橱，搬进来时磕坏了一只脚，从此只能用硬板纸来垫。慌乱中，谁知道是在哪个叔叔手里坏的呢，仗义帮忙的人又怎能责怪呢。那只脚仿佛是一切吵架的开端，后来我家有过无数次大人的吵架，一切都发生在阴暗中。

小学四年级，非典来了，我借住在爷爷家。要挤很久的公交，再步行很长一段路才能到学校，每天戴口罩真的很痛苦。终于在夏天快来的时候，口罩可以摘了，我家的装修也快好了，大人允许我回家看看。住到第六年，终于有钱搞装修了。那时爸妈在公园里开一爿照相馆，赚点小钱，但很快，数码时代就干掉了所有机械设备，我们关店了。好在妈妈刚够还房子的欠款，以及在我妈的强烈要求下，剩下的钱用来装修。此前老王一直唱反调，他说，水泥地有啥不好，冬暖夏凉（其实冬天无比冷）。我在一边跟着瞎附和。但当装修结束，我们躺在木地板上，还是幸福得说不出话来。老王伸出大拇指，还是妈妈厉害。我跟着笑。那以后的每个夏天，王都会耐心给两个房间的地板打蜡，打得晶莹剔透，滑溜溜的。直到后来，他没有力气打蜡了，说起家里，最不变的自豪还是地板。

那天是我人生中快乐的天花板。此后我每次感到极度快乐，心里都会浮现那个下午的情绪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无非是学期结束，我回答爷爷之前，先走回家看一眼。天气开始热了，但走在路上还有点风。我在必经的杂货店里买了一种冷饮，那是一种叫泡泡的冷饮，里面是细软的冰淇淋，外面用一个类似气球的皮的东西包着，咬一个洞，就可以从气球皮里吸食。长大后我多次同人说起这种冷饮，得到的回应都是没见过、没吃过。而我在形容的时候，总感觉那个外壳更像一个避孕套：这种冷饮真是太奇怪了。总之我回到家，刚好吃完，肚子凉凉的，一楼的房子在夏天也是凉凉的。我们躺在地板上，老王说，打蜡，学不学。我说学。至于怎么打，聊了啥，我想不起了。只记得那一天那一路，无比的快乐，莫名其妙的快乐。快乐真是纯粹又强健的东西。

这些年我们的邻居陆续搬出，搬进。一批一批、来来去去中，最开始的那些面孔大多不在了，戴金链子的叔叔，传说是前黑社会老大的叔叔，嫁给包工头只能独居的阿姨，长得帅但没礼貌的哥哥，还有对门的姐姐，不是走了，就是死了。剩下没搬的老嚷着要搬，又嚷着要等拆迁，毫无动静地，小区一天天的在变老。附近那个我和老王都读过的小学，老职工讲，现在招的都是外地人的小孩了。我说这有啥不好。她转念说，还是外地人好，不闹，本地人又穷又赖。我想了想，以前家长确实闹，晚托班提早了，伙食费涨价了，动不动就在校门口骂人，搞得相关的小学生很没面子。

我家也老想着搬，几次动作，最后都因为老王的病不了了之。他走之后，家里更冷清，我妈需要一个新环境，我们凑了钱，再带上我那笔常被别人问起要怎么花的奖金，总算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二手房。不新，仍然没有电梯，仍然一室一厅，但光线好了很多，再也不愁衣服晒不干了。简单修补后，我们要挪窝了。我妈说，老王，老房子暂时留给你一个人享受吧。

搬家是一场大型告别，和搬进或出租屋不同，几十年的印记，被藏

在各个角落里、抽屉里，一拉出来，满地都是。我吓了一跳，这么多。我妈说，一家人啊，什么代价。明明是可以扔的、过气且无用的东西，却因为它的过气和使用记忆而舍不得。一片垃圾，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。断舍离之外，当然也少不了几顿呢。比如从小就觊觎我妈的一件呢大衣，无数次趁她不在偷偷试穿。她老不穿，说干体力活用不着，要等正式场合，却又碰不上什么正式场合，现在终于松口说不要了。比如超好看的DIY露指手套和拖鞋，比如老王的复古围巾，百变工具箱，各种记账和留言的字条……渐渐地，东西越来越多，我理了很久，发现告别是一件越理越找不到头的东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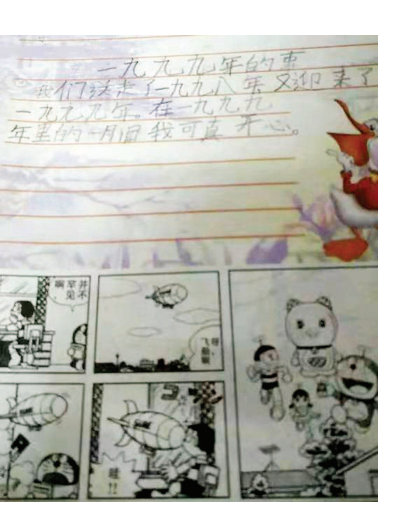
我把精简后的宝贝堆在写字台上。我在这张写字台上写过无数次作业，写完作业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冬天玻璃太冷了，冻疮过好几次。老王搞了一块二手电暖板，好几次烫出了裂痕，玻璃面板底下有好照片都被漏进去的茶水泡得看不清了。

空间和人发生关系，我看见什么，就会想起一些人。在弄堂角落配钥匙的叔叔（传言配出几套房），批发草纸和饮料的人（对我来说就是双熊猫和旺仔），修表的人（电池市场便宜不止一半），做床单的人（山寨米奇图案），卖香蕉的人（只卖香蕉这种水果！），这些人都在我家留下了印记。直到现在，每当我做什么事情，都会先想到这些相关的人，好像地图上是有先有人，再有地点。然后我想到那些常在我家蹭屁股的叔叔们。我努力去想当年帮忙搬家具的面孔，翻墙皮的叔叔，焊防盗网的叔叔，心里吓了一跳，他们大多竟已不在。喝酒的喝死，抽烟的抽死，还有生病的，出意外的，活到四五十岁就没了。我想起一个身强力壮的高个叔叔，下岗后去当装玻璃工人，不知怎么就被玻璃砸死了。我想起他们，觉得非常非常远，远到分不清他们究竟消失在时间的哪个段落里，离当下有多少距离。他们是很倒霉又很快乐的人，他们活着的时候，我能记起的，全都是嘻嘻哈哈的样子，大大方方的样子。

搬家要送雪糕，新邻居送糕，旧邻居也要。我在去杂货店送糕的路上碰到了老板娘，一个脸圆红红的阿姨，这么多年她一直喊我宝贝。这天她看起来要哭了，不等我说啥，她就先说要关店了，然后才说自己身体不好。收下我的糕，她在聊新房子。我脑子却嗡嗡的，不知为何，我想过邻居搬走，想过自己搬走，我竟从没想过杂货店关门，尽管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近三十年的杂货店要关门了，我恍惚觉得一个小区要结束了。

与此同时，老火车站也要关了。它太老了，春节后闭关装修，几年后再见。我在两座城市之间来来去去有十年了，几乎不坐高铁，老火车站离家近，十二块五的普快，印象里没涨过价。我把两件事并到一起，第一反应竟是自己得长大了。忍不住要笑，都快三十了，我还在想“长大”的事情。可这又是真的，在搞不清楚速度的时间里，我也搞不清自己的进程。

我又收拾到小时候的记事本了。有时候写字，有时拼音多过字，有时会胡乱画来贴。在大白鸟头顶的横线上我写下：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